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下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前蜀世家第三

衍字化源建十一子曰衛王宗仁簡王元膺趙王宗紀
幽王宗輅韓王宗智苒王宗特信王宗傑魯王宗鼎與
王宗澤薛王宗平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也以
母寵得立爲皇太子開崇賢府置官屬後更曰天策府
衍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學問能爲
浮豔之詞

歐陽炯花間集序鏤王雕琢擬化功而迴巧
裁花翦葉奪春豔以爭鮮是以唱雲謠則金



母詞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
歌響遏青雲字字而偏諧鳳律楊柳大隄之句樂府相
傳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製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
之簪競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
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
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
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有唐已降率土
之濱家家之香徑春風寧等越豔處處之紅樓夜月自
鎖常娥在明皇朝則有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四首近
代溫飛卿卿復有金筌集邇來作者無愧前人今衛尉少
卿趙崇祚以拾翠洲邊自得羽毛之異織綃泉底獨殊
機杼之功廣會衆賓時延佳論因集近來詩客曲子詞
五百首分爲十卷以炯粗預知音辱請命題仍爲序引
乃命曰花間集將使西園英哲用資羽翼蓋之歡南國嬋
娟休唱蓮舟之引元膺死建以幽王宗輅兒類已信王宗傑于

諸子最材賢欲于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耄
妃與宦者唐文展教相士言衍相最貴

北夢瑣言僞王
蜀時巫山高唐

觀道士黃萬戶本巴東萬戶村民學白虎七變術又云
學六丁法於道士張君常持一鐵鞭療病不以財物介
懷然好與鄉人爭訟州縣不之重也戎州刺史文思輅
亦有戲術曾翦紙魚投於盆內而活萬戶投符化獺而
食之其鐵鞭爲文思輅收之歸至涪州亡其鞭而却歸
黃矣有楊希古欲傳其術坐未安忽云子家中已有喪
穢不果傳俄得家訃母亡又蜀先主召入宮列示諸子
俾認儲后萬戶乃指後主其術他皆倣此唯一女爲巫
山民妻有男傳授秘訣將卒家人勿殮經七八日再活
不久却殞也青城縣舊有馬和尚晏坐三十五年道德
甚高萬戶將卒謂家人曰青城馬和又諷宰相張格贊
尙來我遂長逝也是年馬師亦遷化

成之行由是得爲太子建卒衍立冊府元龜王衍建之
德又衍襲父建僞位封建子宗壽爲嘉王宗弼爲六軍
使又有宗勲宗儼宗昱不書王爵蜀檇杭衍字化源
建幼子舊名宗衍八歲封鄭王爲左奉駕軍使元曆死
建以淮王宗略類己信王宗傑明敏有才欲選立之行
母徐氏有寵密以金百鎰遺宰相張格言上已許衍爲
太子願相公助之格遂抗表言衍才器英武實堪社稷

之託遂得立開崇賢府置僚屬頗好經史詩賦卽位年十八時梁貞明五年也立妃周氏爲皇后十月詔選良家女二十人備後宮十二月拜永陵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南郊改明年爲乾德元年以龍躍池爲宣華池卽摩訶謚建曰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廟號高祖陵曰永陵建正室周氏號昭聖皇后後建數日而卒衍因尊其母徐氏爲皇太后后妹淑妃爲皇太妃太妃以教令賣官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闕必數人並爭而入錢多者得之蜀檇乾德三年十月以韓昭爲吏部侍郎判三銓昭受賂徇私選人詣鼓院訴之又嘲日嘉眉邛蜀侍郎骨肉導江青城侍郎親情果聞二州侍郎自留巴蓬集壁侍郎不惜衍召而問之昭曰此皆太后太妃國舅之親非臣之親衍默然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爲文思殿學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殷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昭以便佞恩傾一時出人宮掖太妃愛其美風姿而專有辟陽之寵唐兵入蜀

王宗弼與之有隙先捕而殺
泉其首金馬坊百姓皆溺之
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奪民

利衍年少荒淫委其政于宦者宋光嗣光葆景潤澄王

承休歐陽晃田魯儒等而以韓昭北夢瑣言偽蜀韓昭

麗文殿大學士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

以此承恩於後主朝士李台殷曰韓八座之藝如拆襖

線無一條長潘在迎九國志潘在迎字亞卿前蜀樞密

時人謔之潘在迎使坑之子身長六尺精神警悟少

任俠不修細行交接屠狗天復中起家節度押衙王建

開國以爲扈蹕軍使檢校司徒守羽林大將軍內皇城

使唐昢構難謀害宿將委在迎以腹心黠者既行多以

後命誅在迎妻徐氏后兄女也爲營護之獲免衍荒於

酒色在迎與韓昭輩多預宴宮中自昏達旦王宗壽泣

諫衍在迎等給以酒悲自是大臣結舌無敢言者王宗

壽鎮果州以在迎爲都指揮使知州事渠江賊杜處齊

招納亡命據巴王城在迎討平之以功授果州團練使

魏王繼岌平蜀補爲右職知祥鎮成都復令典兵未幾

出爲蜀州刺史董璋遣使并韜於郡中置邸回易在迎

給事蓋仁達盜官麥以逃誣告在迎因并輅密餽金於董璋知祥命執仁達送於蜀州在迎斬之尋令在迎以州兵安撫後田乃服藥下痢以疾告召歸知祥親臨問焉遂請致仕從之嘗謂人曰我於前蜀有誅唐屢安社稷功當合乘旄鉞今逮事霸主一鎮不得命矣夫明德末卒於成都年五十五在迎以財發迹至於權門要地悉啗以厚利曰未必盡仗之但深畏其冷語耳事文類聚別集外史檮杌孟蜀時潘在迎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顧在珣嚴旭等爲狎客蜀檮杌咸欲其以冷語冰人耳

月朔衍會羣臣舉觴不飲容色不悅特進顧在珣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陛下臨軒不樂臣願請罪衍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朕旣不能弔伐彼又不爲臣子此所以憂耳在珣曰朝廷有十臣在陛下何憂退而令太子洗馬林罕者著十臣文以進曰只如興土木於禁中選驍雄於麾下爰持斧鉞出鎮藩籬飾宮殿於遐方命鑾輿而遠幸爲釁之端爲禍之原有王承休在摧挫英雄吹揚佞媚全無才智縻處腹心斷性命於戲玩之間戮仇讎於樞機之下有功勞而皆棄非賄賂而不行有宋光嗣在受先皇之付囑爲大國之棟梁旣不輸忠

又不知退恣一門之奢侈任數力之驕矜徒爲貪饕之人實非社稷之器有王宗弼在謬陟煙霄殊非審諤與亂本則逞章程之妙恣姦謀則爭頰舌之能心口傾危尚居左右有韓昭在性懷慘毒心恣貪殘焚焚軍營要寬私第不顧宣騰於衆口惟思自任於忿懷有歐陽晃在酷毒害民市井聚貨叨爲郡守實負天恩瘡痍已徧於陽安蒙蔽由憑於內密有田魯倚在爲君王之元舅受保傅之尊官但務奢華不思輔弼第宅迴同於上苑金珠求滿於貪心有徐延瓊在出爲留守入掌樞機無諤諤以佐君但唯唯而徇旨有景潤澄在搜求女色取悅宸襟常叨不次之恩每冒無厭之寵敷對惟諂於便捷佐時不識於經綸素非忠勤實爲忝竊有嚴凝日在唱亡國之音街趨時之侈每爲巫覡以翫聖明致君爲桀紂之昏使上乏唐虞之化有臣在陛下任臣如此何憂社稷不安衍覽之大笑賜在珣綵五百段加封歸府在珣以綵之半遺罕罕字仲緘溫江人博通經史獻車駕還都賦除溫江主簿遷太子洗馬落拓不起宣華苑羈文多譏刺執政惡之故不得大用而卒

苑有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

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其中嘗以九日宴宣華苑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諢嘲之坐上誼然衍不能省也蜀人富而喜遨當王氏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戴大帽每微服出游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而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髻然更施朱粉號醉妝國中之人皆效之嘗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

仙衍自作甘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常自歌而使

宮人皆和之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

歸田錄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

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入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錢謙乾德通寶前偽蜀王衍鑄

乾德元年正月祀天南郊大赦加尊號爲聖德明孝皇

帝

五代史衍建之幼子也建卒衍襲偽位改元乾德六年十二月改明年爲咸康秋九月衍奉其母徐妃同

遊于青城山駐于上清宮時宮人皆衣道服頂金蓮花冠衣畫雲霞望之若神仙及侍宴酒酣皆免冠而退則其髻髮然又構怡神亭以佞臣韓昭等爲狎客雜以婦人以恣荒宴或自旦至暮繼之以燭僞嘉王宗壽侍宴因以社稷國政爲言言發涕流至于再三同宴佞臣潘在迎等並奏衍云嘉王好酒悲因翻恣諧謔取笑而罷自是忠正之臣結舌矣蜀檇杭咸康元年九月衍與母同禱青城山宮人畢從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

詞令宮人歌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至青城佳旬日
設熙祈福太妃太后謁建鑄像及丈人觀金華宮丹景
山至德寺各有唱和詩刻於石次至彭州幸陽平化漢
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亦各賦詩回至天回驛各又賦詩
太后詩曰周游靈境散閒情千里江山喜得行所恨風
光看未足却驅金翠入龜城太妃詩曰翠驛江亭近蜀
京夢魂猶是在青城此來出看江山景却被江山看出
行徐氏父名耕成都人生二女皆有國色耕教爲詩有
藻思耕家甚貧有相者謂之曰公非久當大富貴耕因
使相其二女相者曰青城山有王氣每夜徹天者一紀
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當作妃后君之貴由
二女致也及建入城間有姿色納於後房姊生彭王妹
生衍建卽位姊爲淑妃妹爲貴妃耕爲驃騎大將軍衍
卽位冊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妃兄延瓊弟
延珪皆致位太師侍中衍旣荒於酒色而徐氏姊妹亦
各有倖臣不能相規正至於失國皆其致也鄭藝武
德軍節度使趙公徐延瓊碑臣嘗讀唐書竊覩太宗每
以爲將致治平必先仁誼得賢則理失人則危可鑒格
言足徵達古豈不以化馴易服威束難齊哉然農戰交
修德刑共舉將亂也其政必苛將弊也其風必佻欲圖

九合之威亦賴五臣之佐苟虞害衆莫若任賢視今可
以知昔矣高祖皇帝以汴賊弑君唐朝絕嗣左袒罕聞
其歸漢同聲皆倣於吠堯上下相蒙酣爲醉國寰區之
內億兆無依競陳推戴之誠願正君臣之位難違衆欲
遂改不圖戡禍亂而俟中興協會盟而歸大國爲蜀之
帝報唐之恩明孝皇帝受命之六年天清地寧珠聯璧
合肇修人紀於變時雍至若皇墳帝典之精河圖洛書
之奧步驟於羲軒之際損益於文獻之間不然何其盡
善盡美之如是也遂使蠻夷向化吳越輸珍麟鳳效祥
草木呈瑞矧復英賢間出俊乂羅生上獨以爲未也方
且思聖父勤求登用才哲循名責實較德論功沮勸有
謀黜陟不濫鑒乾締構允歸睿作之功壽國陶鎔必有
挺生之佐式扶昌運對越上元由是中外文武將相公
卿洎庶尹庶史各率厥職奉若天旨越正月武德軍將
校吏民緇黃耆艾等列狀詣護軍使請以節度使徐延
瓊德政上聞願勒碑紀且以借留爲請上憂勤庶政以
百姓爲心凝旒稱嘆者久之謂翰林曰朕司牧元元
將開壽域使國內郡縣治行皆如梓潼朕何憂哉夫吏
久于官古之道也况衆欲之乎朕旣命其請矣卿爲我
撫其餘實播無窮之聞以塞民望微臣奉詔恐懼叙曰

臣聞龍飛九五山川效雲將之靈鵬擊三千風水幸波
臣之化雖復同心同德雅資十亂之功乃聖乃神永賴
八元之佐內則臯夔協贊外則方召專征神謀且貞師
律具有兼膺注意宜屬宏材此我皇帝之御宇也不顯
帝圖顧茲天歷四神踐雪五老飛星投綸負鼎之賢爭
伸宏業委輅請纓之士競奮深機蕙帳空而明月常孤
蒲輪至而清風自激倚歟雖居宣武之間未若我朝得
人爲盛也其或家聯戚里身陟齋壇益揚諫損之風靡
見驕矜之色功超賈鄧政邁黃韓有若武德軍節度使
徐公斯可謂一時之英也公名延瓊字敬明東海郟人
卽國之元舅也世緒標奇門風襲煥鎮爲峯頂用作雄
鉞父子則貴比金張兄弟則政同魯衛騰八龍之身價
齊一鳳之羽儀阮竹皆芳田荆並茂金相玉印各炫晨
葩虎節師壇共觀畫錦徒思編舉抑亦倦譚公王父唐
京兆武功縣令追贈尚書左僕射太師高平王政績頻
彰勲華早振自激封侯之志夙垂濟世之名並西晉殊
功榮聯邸第南朝雅望地顯官婚貽謀各著於承家致
用皆光其佐命朱輪華冕豈獨惟思甲令門風實先種
德是賢奕葉孰與提衡厯佐昌期宜鍾異氣公中卽會
秀大爽柄靈幼挺英姿夙彰雅操稟說禮教詩之教蘊

經文緯武之才欲紹家聲遂參戎右敵國相吞之候決
在毫釐陰符必勝之機制于掌握珣戈寶鼎門崇八命
之榮玉帳金壇神授六韜之妙故能名高大國業嗣良
弓輕鎮北之無文恨征南之不武圯橋靈叟謂謀畧之
可傳汝水神翁知功名而必立自繼膺睿睞兩踐渙符
四封無刁斗之音千里有袴襦之詠政成剖竹旌重執
金掌領孤兒每警巡於晝夜扈隨大駕遠鎮定於邊陲
纔復六飛將分雙節上以鄴城奧壤潼水名區粵自艱
難久罹瘡痍獄市無寄杼軸皆空羣盜猖狂幸寇恂之
去日遺黎憔悴望郭伋之來時不有改張何其俾乂爰
求賢帥式整雄藩乃授公武德軍節度使攬轡邁征下
車畢理彈壓豪鷙封植疲瘵窮本尋源提綱振領害於
人者雖大必去利於人者雖小必行嘗謂人曰法者政
之要也不可以不峻其隄防禮者教之本也不可以不
謹其律度食者民之命也不可以不勤其稼穡兵者戰
之器也不可以不肅其號令率是四者盡其一心上可
以翼衛朝廷下可以儀型藩翰吾得之矣爾其觀焉公
以管內數多亡命姑務偷生久聚萑澤常爲虺蜴狡穴
皆依於窮谷妖巢各恃于幽林化之不悛來而復叛郡
邑虞其蹂躪路岐苦於歛歎公密運良謀周旋峭格盡

投私畧皆挾禍胎益其戎兵誠其疆吏商旅無滯貢奉
罔艱王尊申京兆之威冀遂去潢池之患勞徠罕倦蕩
析咸歸動有常規賞無橫費上勤時貢下瞻軍需月未
及其授衣士已忻於挾纁賑其匱乏釋彼愁顏幸夜犬
不驚宵魚自放哀矜庶獄愼卹惟刑楮衣甚服其神明
丹筆立分其情偽絕加等之聚斂革無名之征徭平衡
不謬於錙銖嘉量罔欺於圭撮公又仰稽前古俯瞰遠
踪思棗祗闢地之謀味韓浩屯田之計膏腴靡棄黍麥
頻豐夢果應於牧人利可資於寡婦貢賦加倍獻賦相
望又歲別進軍食因沃潤之鄉置牢盆之務商徒繁會
官帑委輸檢吏通民機能制用矯時阜俗儉以率先貫
天錢而已靡星文認寶氣而已看雄劍缺文來奏課最
連間薤本可留是表富人之術芋區難並咸知濟物之
方公以鳴社嘉辰繞樞令節祈聖壽有莊嚴之懇祝宗
祇於降誕之期自捨俸金於惠義寺構華嚴大閣向者
公府未完軍衛莫稱於是載修輪奐別創規模庭架虹
梁門羅虎戟層樓燕賀偏增鼓吹之雄廣廈翬飛益動
旌旗之色路當衝要地控都畿使車晝夜以交馳候館
往來而宿餉每傾公帑用飫賓筵休聲洽聞靈貺昭咸
紫芝三秀黃嶺並生天唯發祥地不愛寶迥掩得禾之

異果符登麥之文歌德詠仁言將不足含和吐氣樂固
難名大矣哉公之問俗觀風阜財述職焉可得而稱也
爵賞旣行中外同喜遂冊拜中書令趙國公加食邑一
千戶通前五千戶公嶽降標奇星精稟異溫如珪璧郁
若椒蘭智合韜鈴言無鉤距運籌決勝荀攸可比於良
平仗鉞被威謝艾足同於方召研機照理植操資忠允
武允文多材多藝軍中講學馬上註書揮刀則立觀飛
泉盤稍則惟聞折樹而又貴不自滿謙而益光饗士投
醪延賓比鮪帳下之犀渠貝冑咸感吮癰樓中之螭首
蛾眉寧矜笑嬖閨門密行簪組美譚里巷相觀風雲動
色宸衷夙注寵詔已行致閭境之允諧固本朝之是衛
况家豐懿戚治陟殊尤心替連營蓄雷霆於北落股肱
重寄鍾柱石於東川克副分憂合膺異渥宜其珉麗德
瑩檢圖功懋績著旌旌化行偃草比屋而乞留侯霸臺
關而願借耿純詎可使螭首翠碑未披文而相質麟臺
彩筆不寫照以傳神臣志慕陽秋工非潤色仰遵睿旨
敢述殊勲曾無少女之詞預却中郎之鑒所冀陵遷谷
變尙窺沉水之文地久天長永觀生金之字謹爲銘曰
金行啟運鼎業鑒乾麟銜瑞紀鳳舞昌年層潤浩注國
祚遐延光凝寶匣福藹祥編上詰繼文皇圖增煥得一

踐義登三轅漢誌網牢籠大鑑貞觀宗社還資微明接
旦太虛寥廓中有元精麗物爲瑞麗人爲英英英徐公
爲昨而生脂膏不染獄市無驚智勝兵強化行民附屢
立奇功繼膺寵數帝念徐公聿齊其務通騰梓潼并有
饒賦公至若何時雨霽霽枯苗擢穎涸轍騰波推奸禁
暴剗弊止訛強負而至動植興歌八政何先以食爲天
卧鼓勸農免胄服田耒耜接肘篳笠摩肩間閭風靡稼
穡雲連衆害旣去纖惡皆除頌宣化獄慎恤刑書徽纆
自朽囹圄常虛輕徭薄歛政協蒲盧老安少懷遠至邇
肅風雨時若家給人足戶溢版籍賦登公牘儲峙孔多
貢輸相屬神明之正誰爲之師公之具美福祿攸宜位
隆鳳沼恩注龍墀梓人頌德天子嘉之爰命荒墟奉揚
馨烈楊子神疲江生思絕涪水東注銅山西揭帶礪無
期永旌賢哲清異錄蜀衍荒於游幸乃造平底大車
下設四卧軸每軸安五輪凡二十輪牽以駿馬騎去如
飛謂之流星輦又王衍伶官家樂侍燕小池澄天見
家樂應制云一段聖琉璃 謔名錄軟餅中丞蜀韋蝦
也清異錄後唐龍輝殿安假山一鋪沉香爲山阜
薺薇水蘇合油爲江池芩藿丁香爲林樹薰陸爲城郭
黃紫檀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方園一丈三尺城門小牌

曰靈芳國或云平蜀得之者鑑誠錄帝或畫作鬼神
夜爲狼虎潛入諸宮內驚動嬪妃老小奔走往往致卒
五國故事衍卽僞位荒淫酒色出入無度常以綵絲
數萬段結爲綵樓山上立宮殿亭閣一如居常棟宇之
制衍宴樂其中或踰旬不下又別立二綵亭於山前以
金銀錡釜之屬取御厨食料烹燂於其間衍憑綵樓以
視之謂之當畫厨綵山之前復穿一渠以通其官中衍
乘醉夜下綵山卽泛小龍舟于渠中使官人乘短畫船
倒執炬蠟千餘條逆照水面以迎其船歌樂之聲沸於
渠上及抵官中復酣宴至曉綵樓上遇風雨霜雪所損
乃重易之無所愛惜好戴大裁帽蓋欲浪已而人以爲
泥首包羞之兆耳蜀檣杙乾德四年三月禁百姓不
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于倡家飲于酒樓索筆題
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令民間皆戴大帽四月流軍
使王承綱於茂州衍嘗私至承綱家悅其女有美色欲
私之承綱言已許嫁將適人衍不從遂取人官潘昭與
承綱有隙奏其出怨言故被貶女聞承綱得罪剪髮求
贖其罪不從乃自縊死又六年正月禁民戴危帽其
製狹小俛首卽墜在位者惡之又咸康元年三月衍
朝永陵自爲尖巾民遂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嬪妃妾妓

皆衣道服蓮花冠髮髻為樂夾臉連額渥以朱粉曰醉粧國人皆效之青箱雜記王衍在蜀奸私行恐人識

之令民戴大帽又令民戴危腦帽狹小銳首即墜又衍朝永陵自為尖巾士民皆效之皆服妖也又每宴怡神

亭妓妾皆衣道衣蓮花冠髮髻為樂因夾臉連額渥以朱粉號曰醉粧此與梁冀孫壽事頗相類後衍又同母

同禱青城山官人畢從皆衣雲霞畫衣二年冬北巡至衍自製甘州詞令官人歌之聞者悽愴

于西縣旌旗戈甲連亘百餘里其還也自閬州浮江而

上龍舟畫舸照耀江水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三年正月

還成都蜀檮杌二年八月衍北巡以宰相王錯判六軍諸衛事旌旗戈甲百里不絕衍戎裝披金甲珠

帽錦袖執弓挾矢百姓望之謂如灌口神后妃餞於昇仙橋以官人二十人從至漢州駐西湖與官人泛舟奏

樂飲宴彌日九月駐軍西縣還至益昌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

郡民何康女有美色將嫁衍取之賜其夫家百緡其夫一慟而卒三年三月衍還成都五月宜華苑成延袤十

里丹霞之亭土木之功窮極奢巧衍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飲嬪御雜坐烏履交錯嘗召嘉王宗壽赴宴宗壽因持杯諫衍有愧色倭臣潘在迎顧珣韓昭等奏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惟也乃相與諧謔戲笑衍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懼禍乃盡飲之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卽飲請以玉簫賜之衍曰王必不納衍宮詞曰輝輝赤赤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宣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宗壽字永年王建之族子八月衍受道籙於苑中以杜光庭爲傳真天師崇真館大學士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傳通經史明達吏理識洞兵機沈滯邱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四年二月文明殿試制科白衣蒲禹卿對策其畧曰今朝廷所行者皆一朝一夕之事公卿所陳者非乃子乃孫之謀覽偷目前之安不爲身後之慮衣朱紫者皆盜跖之輩在郡縣者皆狼虎之人奸諛滿朝貪淫如市以斯求治是謂倒行執政皆切齒欲誅之衍以林木皆枯赤地千里所在盜起肥遺見紅樓後蜀辛寅遜修王氏開國紀以肥遺爲旱魃唐英按肥遺蛇名角

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魃也出山海經外傳華山亦有此
蛇五年三月上巳宴怡神亭婦女雜坐夜分而罷衍自
執板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四月遊浣花溪
龍舟綵舫十里綿亘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
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雷電冥晦有白魚自江心
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去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卽時
還宮重陽宴羣臣于宣華苑夜分未罷衍自唱韓琮柳
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須思想
千年事誰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甫詠胡曾詩曰吳
王侍翫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
宵西送越兵來衍聞之不樂於是罷宴七月天富倉奏
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如米粒曳之而行十月彗星見
長丈餘在井鬼之次司天言恐國家有大災宜修德以
禳之詔於玉局建置道場以答天變右補闕張雲上疏
言此是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成此彗星彗者除舊布新
之義此乃亡國之兆豈祈禳之可弭衍怒流於黎州雲
唐安人立朝謬謬自比朱雲權倖多嫉之宣徽使景潤
澄嘗謂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腰斬張禹今上方只有
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羣狗潤澄憾
之至是奏雲謗國遂有黎州之貶雲多病行至臨邛卒

碧雞漫志李唐伶奴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
事也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
衍所撰宮詞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王衍策制科文
炎漢致治始策賢良巨唐思皇爰求茂異講邦國治亂
之體陳天人精祲之原豈角虛文蓋先碩德朕念守器
之重識爲君之難思得奇才以凝庶績因舉故事以紹
前修子大夫抱道逢時投書應詔必有長策以副虛懷
何以使三農樂生五兵不試刑獄無枉賦歛無加以何
策可以定中原以何道可以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
卜長世朕當親覽汝無面從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
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于
其左右又于正殿塑元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
之北夢瑣言僞蜀後主王衍以唐襲宅建上清宮於老
君尊像殿中列唐朝十八帝真乃備法駕謁之識者
以爲拜唐乃歸命之兆也青箱雜記衍造上清宮成
塑元元皇帝及唐諸帝像衍躬自薦享城中士女遊觀
闕咽謂之歸唐魂後國亡歸唐至秦州驛遇害名畫
錄杜鰲龜者其先本秦人避祿山之亂遂居蜀焉鰲龜

少能博學涉獵經史專師常粲寫真雜畫而妙於佛像
羅漢王蜀少主以高祖受唐深恩將興元節度使唐道
襲私第爲上清宮塑王子晉爲遠祖於上清祖殿命醜
龜寫大唐二十一帝御容於殿堂之四壁每三會五儀
差太尉公卿薦獻宮內殿堂行事齋宮職掌並依太清
宮故事又命醜龜寫先主太妃太后真於青城山金華
宮授翰林待詔賜紫金魚袋今嚴君平觀杜天師光庭
真大聖慈寺華嚴閣東廊下佑聖國師光業真並醜龜
筆見 六年以王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
王溪編事王蜀秦州節度使王承檢築防蕃城至上邦
山下獲瓦棺內無屍唯有一片舌肉色紅潤堅如錢石
其舌上只有一觸體中有一古錢有二繩振然飛去片
石刻篆字曰大隋開皇二年渭州刺史張崇妻夫人王
氏年二十五而嫁於崇三年而娠惡其姪遂卒銘曰
車道之北邙山之陽深深葬王鬱鬱埋香刻斯貞石煥
乎遺芳地變陵谷嶮列城隍乾德丙年壞者合郎是歲
僞乾德六年丙子歲也言壤者合郎卽王承檢小字也
承休以宦者得幸爲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

之是時唐莊宗滅梁蜀人皆懼莊宗遣李嚴聘蜀衍與

俱朝上清而蜀都士庶簾帷珠翠夾道不絕嚴見其人

物富盛

北夢瑣言王蜀時有趙雄武者報號趙大餅累典名郡爲一時之富豪嚴潔奉身精于飲饌居

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各有二婢執役當厨者十五餘輩皆著窄袖鮮潔衣裝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陸俱備雖

王侯之家不得相傲焉有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擀一枚大於數間屋或大內宴聚或豪家有廣筵多於椒賓內

獻一枚裁剖用之皆有餘矣雖親密懿而衍驕淫歸乃分莫知擬造之法以此得大餅之號

獻策伐蜀

五代史時中國多故衍得以自安唐莊宗平梁遣使告捷于蜀蜀人恟懼致禮復命稱大

蜀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詞理稍抗莊宗不能容遣客省使李嚴報聘且市宮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出衍既

冲駭軍國之政咸委于人有王宗弼者爲六軍使總外任宋先嗣者爲樞密使總內任洎嚴至蜀先嗣等曲宴

因言中國近事嚴亦引近事折之語在嚴傳先嗣等聞嚴辭對畏而奇之及嚴使還奏莊宗曰王衍駭童耳宗

弼等總其兵柄但益家財不恤民事君臣上下唯務窮奢其舊勲故老棄而不任蠻蜚之人痛深瘡痍以臣料之大兵一臨望風瓦解莊宗深然之遂蒐兵括馬有平蜀之志唐師未起時僞東川節度使宋承葆獻計于衍云唐國兵強不早爲謀後將焉救請于嘉州泂江造船五百艘募水軍五千自江下峽臣以東師出襄鄧水陸俱進東北沿邊嚴兵據險南師出江陵利則進取否則退保硤口又選三蜀驍壯三萬急攻岐雍東據河潼北招契丹啗以美利見可則進否則據散關以固吾圉事縱不捷亦攻敵人之心矣衍不從王氏見聞錄蜀城舊有興聖觀廢爲軍營庭宇堙毀已數十年軍中生子者奕世環甲矣殊不知此爲觀基甲申歲爲蜀少主生日僚屬將率俸金營齋忽下令遣將營齋之費亟修興聖觀左徒戴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觀成丹雘未晞與聖統師而入蜀嗟乎國之興替運數前定其可以苟延哉蜀檣杭六年九月唐莊宗遣李稠來通好市珍玩錦繡衍不許以馬落草莊宗怒曰衍起免落草乎儒林公議王建子衍嗣于蜀侈蕩無節庭爲山樓以綵爲之作蓬萊山畫綠羅爲水紋地衣其間作水獸芰荷之類作折紅蓮隊盛集鍛者於山內鼓橐以長箏引於地

地衣下吹其水紋鼓蕩若波濤之起復以雜絲爲二舟
轆轤轉動自山門洞中出載妓女二百二十人發棹行
舟周遊於地衣之上採所板蓮列階前出舟致辭長歌
復入周迴山洞俄而唐莊宗遣使李嚴入蜀復作此舞
以誇之嚴歸朝貢策未幾滅王氏冊府元龜後唐莊
宗平梁遣使告捷於蜀蜀人恂懼致禮復命稱大蜀國
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又同光二年七月遣戶部侍郎
歐陽彬朝貢稱大蜀皇帝上書大皇帝書詞旨驕怠
三年八月戊辰客省使李嚴使蜀迴蜀檣柁咸康元
年正月朔受朝賀大赦改元四月唐遣客省使李嚴來
聘以覘虛實宣徽使宋光葆召嚴宴飲與終日伏其機
辯料嚴東還必有鄧艾之謀乃謂衍曰我先王承天正
命惠養全蜀有鼎足勢今以奸雄相喻是鄙我也可斬
其使以威天下衍不從旣還言衍荒淫失政可一鼓而
下光葆聞之又上疏時衍荒于遊宴不能悉用其策光
葆字季正內樞密使光嗣之從弟隨光嗣爲閹給事黃
門累遷東川節度使及衍敗托疾留閭中爲刺史安重
霸所殺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於得賢門是日有
暴風摧之翌日雷震應聖堂摧兩柱太常少卿楊玠上
言其畧曰陛下誕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騫不崩之義

也在于得賢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明年唐

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

魏王繼岌伐蜀檄捨過論功王

垂善變之文矧彼蜀民代承唐德元宗時以兵興河塞
久駐金鑾僖宗時以盜起中原曾停王輅蜀之乃祖乃
父或士或民向皆內稟忠貞外資驍果武負關張之氣
文傳揚馬之風迎大駕以陟岷峨合諸軍而定關輔忠
義貫乎日月勲業著乎山河凡在幽遐皆所傳達不幸
龜龍忽去蛇豕尋生遂比匪人據斯重地蜀主先父出
身陳許擁衆巴庸接王室之頻遷保邊隅而自大蓋屬
昭宗皇帝方資播越正切撫綏洗彼瑕疵潤之雨露綰
紅旗碧幢之蓋兼鳳池雞樹之榮狂兇逢山漸展橫行
之志鳴梟出穴曾無反哺之聲拔本塞源見利忘義加
以結連同惡聚集羣凶當天步多艱莫展扶持之節及
坤維暫絕絕邦爲僭僞之謀烈士聞之撫膺懦夫見之懷
臂洎茲餘裔益奮殘妖閭閻堅植權助賢結舌不稼不穡
奢侈者何啻千門內淫外荒塗炭者已餘萬室而更納
其短見侮我大朝輒橫拒轍之臂擬舉投羅之翼我皇
帝仰膺元讖再造皇圖四時順而玉燭明萬彙安而金

繩正唯茲蜀土敢隔朝風連營虧撫養之恩比屋困煩
苛之政每聞殘酷深所憫傷是命車徒以申弔伐步卒
則盡如山列騎車則迅若雷奔振雄聲而聒動乾坤騰
銳氣而動搖河嶽彼若率兵赴死我則無陣不摧彼若
據壘偷生我則無城不拔却慮高低士庶遠近封巡不
早迴翔終同覆滅故今曉示貴在保全應三川管內有
以藩鎮降者卽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卽授之刺史
有以鎮縣降者卽付之守有能見機知變誅斬僞命
將帥以其藩鎮城池降者亦以其官授之如列陣交鋒
之際有以萬人已上降者授之節度五千人已上授之
大郡三千人已上授之次郡一千人已上授之主將有
蜀城將校誅斬僞主守領降者授以方鎮如蜀主王衍
首過自新以三川歸國卽授之方面其同謀將校當加
列爵有舊在本朝文武官或負罪流落在蜀者苟能率
衆歸朝一切不問大軍所行之處不得焚燒廬舍剽掠
馬牛所有降人倍加安撫所罪者一人僭竊所救者萬
姓瘡痍况蜀主宗枝成都父老較其罪狀良可矜寬只
如僞梁挾我皇威窺吾大寶爲四十年之巨寇覆十九
葉之不基昨國家平定中原只誅元惡列藩牧伯咸不
替移闔境生靈一無騷擾蜀中遐僻亦合傳聞各宜審

計變通速 是歲衍改元曰咸康冊府元龜六年十二月

咸康通寶前偽蜀主王衍鑄泉志李孝美曰永平通

正天漢光天乾德錢並徑七分重五銖余按並重三銖

獨咸康錢重 衍自立歲常獵于子來山是歲又幸彭州

陽平山漢州三學山以王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

羣臣切諫衍不聽杜光庭請駕不巡幸軍前表臣某伏

巡方禮經垂典誅兇伐叛有國通儀蓋欲迴廣照於一

方輯五瑞於羣后翦其暴亂慰彼蒸黎況蠢爾邠岐久

迷大順匪朝伊夕卽覲殄平不足以親駕戎車遠臨狡

穴喁喁欲懇僉用驚疑伏惟陛下逾舜文明超周神武

稟秋霜之令敷春育之恩委以至公推其大信覆載之

內風偃化行而隴渭之鄉岍岐之俗甘寒谷之氣自棄

陽和息惡木之陰顯孤臨照恃蟻封而稱固巢鶯幙以

偷安今則上將專征雄師薄伐遠憑宸算必剗根荑竊

惟漢曲褒川方當寒沍霜雪峻棧豈易躋登况射鮒穿

蠅詎用千軍之弩孤城荒堞寧銷萬乘之威伏乞聖慈

俯徇羣心特寢成命佇觀剋捷永統華夷干冒宸嚴無
任戰越兢懼迫切屏營之至第二上表臣某伏觀宣旨
駕幸北路軍前皇太子宰臣百官等上表陳請未賜俞
允者省方風俗雖經典之舊儀慰撫師徒乃君父之慈
照但以道途險阻水陸嚴凝遐邇羣心實切憂灼伏惟
皇帝陛下體堯慈惠逾舜欽明欲令寰海之人盡沐雍
熙之化懔茲汧隴密邇封隅久負歡盟深孤恩信變
通者已束身効順迷向背者猶掩耳偷安致一境之生
靈銜積年之怨抑徇吠堯而有日思慕舜以無由所以
授姜鉞以整師築韓壇而誓孤風馳號令雨驟雄豪上
將等威震雷靈心堅鐵石指期刻日必就削平豈勞親
駕翠輿躬麾白羽六龍八馬驅馳峻嶮棧之中萬騎千官
迢遞層峰之外方零霜雪漸逼沍寒伏乞聖慈俯矜億
兆之情特駐省方之命上爲宗社下慰華夷佇對捷書
更開土宇臣叨深睿獎倍慊明誠塵浼宸嚴不任待責
望恩迫切禱祈之至王氏見聞錄蜀後主王衍宦官
王承休後主以優笑狎暱見寵有美色恒侍少主寢息
久而專房承休多以邪僻姦穢之事媚其主主愈寵之
與韓昭爲刎頸之交所謀皆互相表裏承休一日請從
諸軍揀選官健得驍勇數千號龍武軍承休自爲統帥

並特加衣糧日有優給因乞秦州之風節度使且云願與陛下於秦州採掇美麗且說秦州之風土多出國色仍請幸天水少主甚悅即遣仗節赴鎮應所選龍武精銳並充衙隊從行到方鎮下車當日毀折衙庭發丁夫採取材石創立公署使宅一加宮殿之制兼以嚴刑峻法婦女不免土木之役又密令強取民間子弟使教歌舞伎樂被獲者令畫工圖真及錄名氏急遞申送韓昭昭又密呈少主少主觀之不覺心狂遂決幸秦之計因下制曰朕聞前王巡狩觀土地之慘舒歷代省方慰黎元之俟望西秦封域遠在邊隅先皇帝畫此山河歷年征討雖歸王化未浹惠風今耕稼既屬有年軍民頗聞望幸用安疆場聊議省巡朕選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布告中外咸使聞知由是中外切諫不從母后泣而止之以致絕食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叩馬泣血上表諫曰臣聞堯有敢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周有誡愼之郭蓋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已過要納讜言將引咎而責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乘錄正位當天愛聞逆耳之忠言每見犯顏而直諫先皇帝許昌發跡間苑起身歷艱辛于草昧之中受危險于虎爭之際胼胝戈甲寢寤風霜中武力而拘諸原立戰功

而平多壘亡軀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於開國今
日鴻基霸盛大業雄崇地及雍涼界連南北德通吳越
咸定蠻貊郡府頗多關河漸廣人物秀麗土地繁華當
四海幅裂之秋成萬代龍興之業陛下生居富貴坐得
乾坤但好歡娛不思機變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節
以禮樂而自防循高德之規受師傅之訓知社稷之不
易想稼穡之最難惜高祖之基扁似太宗之臨御賢
易色孜孜爲心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聽五音
而受諫以三鏡而照懷少止息於諸處林亭多觀覽於
前王經史別修上德用卜遠圖莫遺色荒毋令酒惑常
親政事勿恣閒游臣竊聞陛下欲出成都往巡邊壘且
天水地遠峻惡難行嶮棧歎雲危峰插漢微雨則吹摧
閣道稍泥則沮滑山程豈可鳴鑾那堪叱馭又復敵京
咫尺塞邑荒涼民雜蕃戎地多嵐瘴別無華風異景不
可選勝等幽隴水聲悲胡笳韻咽管中止帶甲之士城
上宿枕戈之人看探虜於孤峯朝朝疑慮覩望旗於峻
嶺月月隄防是多山足水之鄉卽易動難安之地麥積
崖無可瞻戀米谷峽何足聞知路遇嗟山程通怨水秦
穆圉馬之地隗囂僭位之邦是以一人出行百司參從
千羣霧擁萬衆星馳當路州縣摧殘所在館驛隘小止

宿尚猶不易供須固是爲難縱若就中指揮自破屬省
 錢物未免因依擾踐觸處凌遲以此商論不合輕動其
 類蒼龍出海雲行雨施豈教浪靜風恬且必見傷苗損
 稼所以鑾輿須止天步難移况頃年大駕只到山南猶
 不關進發兵士此時直至天水未審如何制宜自當初
 打破梁原城池擄掠義寧戶口截腕者非一斬首者甚
 多匪惟生彼人心抑亦損茲聖德今去洛京不遠復聞
 大駕重來若彼預有計謀此則便須征討况鳳翔久爲
 遙敵必貯姦謀切慮妄構妖詞致生釁隙又陛下與唐
 主始申歡好信幣交馳但慮聞道聖駕親行別懷疑忌
 其必特差使命請陛下境上會盟未審聖躬去與不去
 若去則相似秦趙爭疆彼此難屈若不去即便同魯衛
 不睦戰伐等與酌彼去萌料其先見願陛下思忖臣伏
 聞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弔民伐罪展義觀風然後便歸
 九重別安萬姓今陛下累曾遊歷未聞一件教條止於
 跋涉山川驅馳人馬秦苑則舟船幾溺青城則殯綵將
 沉自取驚憂爲何切事却還京輦不悅軍民但鬱衆情
 莫彰帝德憶昔先王在日未嘗無故巡遊陛下纂承已
 來率意頻離宮闕勞心費力有何所爲此際依前整蹕
 又擬遠別宸居昔秦王之鑾駕不迴煬帝之龍舟不返

陛下聖逾秦帝明甚隋皇且無北築之虞焉有南遊之
弊寬仁大度篤孝深慈知稼穡之艱難識古今之成敗
自防得失不縱襟懷恐致却宗言將道斷使烝民以
何託令慈母以何辜若何慮以危亡但恐乖於仁孝况
玉京金闕寶殿珠樓內苑上林瑤池環圃香風滿檻瑞
露盈盤鈞天之樂奏九韶迴雪之舞呈八佾簇神仙於
清虛之境列歌舞於閭苑之中人問勝致天下所無時
或賞遊足觀奇趣何必須於遠塞看彼荒山不惜聖軀
有何裨益方今岐陽不順梁園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
了且當生靈受弊盜賊橫行邊庭無烽火之危而內地
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膺運一國稱尊文德武功經天
緯地孝逾於舜仁甚於湯百行皆全萬機不擾聰明博
達識量變通深負智謀獨懷英傑方居大寶正是少年
既承社稷之基復扼山河之險但不遠聽深察居安慮
危開四門以求賢罰不當平分雨露遍及瘡痍令表裏以
使恩威並行賞罰不當平分雨露遍及瘡痍令表裏以
寬舒使子孫以昌盛布臨人之惠化立濟衆之元功選
棟雄師思量大計振彼鷗張之勢壯茲虎視之威秣馬
訓兵豐糧利器彼若稍有微釁此卽直下平吞正取時
機大行王道自然百靈垂祐四海歸仁衆心咸城天下

治理卽日蜀都強盛諸國不如賢士滿朝聖人當極臣
願百姓樂於貞觀萬乘明於太宗采藥石之言聽芻蕘
之說愛惜社稷醫療軍民似周武諤諤而昌知辛紂唯
唯而滅無飾非拒諫之士有面折廷爭之人因我睿朝
益我皇化陛下莫見居人稠疊謂言京輦繁華蓋是外
處凌殘住止不得所以競來臻湊貴且偷安今諸州虐
理處多百姓失業欲盡荒田不少盜賊成羣乞陛下廣
布腹心特令聞見且蜀國從來創業多乏永謀或德不
及於兩朝或祚不延於七代劉禪俄降於鄧艾李勢遠
歸於桓溫皆爲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
靈以至國人之心無一可保山河之險不甚可憑陛下
至聖至明如堯如舜豈後主之相匹豈子仁之比倫有
寬慈至孝之名有遠見長謀之策不信諂媚不恣耽荒
出入而有所可徵動靜而無非經久必致萬年之業終
爲四海之君臣願陛下立駐鑾輿與莫離京國候中原無
事入表來王天下人心咸歸我主若羣流赴海衆蟻慕
羶有道自彰無思不服匪惟要看天水直可便坐長安
是微臣之至懇舉國之深願臣聞天子有諍臣七人雖
無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輒傾丹懇仰諫聖明不藉官榮
不沽名譽情非訕上理直憂君雖無折檻之能但有觸

鱗之罪不避誅殛輒扣天庭臣死如萬類之中去一螻
蟻陛下或全無忤度須向邊陲遺聖母以憂心令庶僚
以懷慮全迷得失自取疲勞事有不虞悔將何及臣願
陛下稍開諫路微納臣言勿違聖后之情且允國人之
望俯存大計勿出遠邊後主竟不從之韓昭謂禹卿曰
我取汝表章侯秦州迴日下獄逐節勘之勿悔至十月
三日發離成都四日到漢州鳳州上承捷飛驛騎到秦
云東朝差興聖令公統軍十餘萬來取九月到鳳州少
主猶謂臣下設計要沮其東行曰朕恰要親看相殺又
何患乎不顧而進上梓潼山少主有詩云喬巖簇冷煙
幽逕上寒天下瞰峨嵋嶺上窺華嶽巔驅馳非取樂按
幸爲憂邊此去將登陟歌樓路幾千宣令從官繼和中
書舍人王仁裕和曰綵仗拂寒烟鳴駒在半天黃雲生
馬足白日下松巔盛德安疲俗仁風扇極邊前程問成
紀此去尙三千成都尹韓昭翰林學士李浩弼徐光浦
並繼和亡其本至劍州西二十里已來夜過一磧山忽
問前後數十里軍人行旅振革鳴金連山斗噪聲動磧
谷問人云將過視人傷懼有鵲獸搏人是以噪之其乘
馬忽咆哮恐懼箠之不肯前進眾中有人言曰適有大
駕前驚獸自路左叢林間跳出於萬人中攫將一夫而

去其人銜到溪洞間尙聞唱救命之聲况天色未曉無
人敢捕逐者路人罔不流汗遲明有軍人奪之草上委
其餘骸矣少主至行官顧問臣僚皆陳恐懼之事奪命
從臣令各賦詩王仁裕詩曰劒牙釘舌血毛腥窺算勞
心豈暫停不與大朝除患難惟於當路食生靈從敎戶
口資嚙口未委三丁稅幾丁今日帝王親出狩白雲巖
下好藏形翰林學士李浩弼進詩曰巖下年年自寢訛
生靈飢盡意如何瓜牙衆後民隨滅溪壑深來骨已多
天子紀綱猶被弄客人窮獨固難過長途莫怪無人蹟
盡被山王稅殺他少主覽此二篇大笑曰此二臣之詩
各有旨也朕亦於馬上構思三十餘里終不就於是命
各官從臣翰林學士徐光浦水部員外王巽亦進詩至
劍門少主乃題曰緩轡踰雙劍行行躡石稜作干尋壁
壘爲萬祀依憑道德雖無取江山粗可矜迴看城闕路
雲疊樹層層後侍臣繼成都尹韓昭和曰閉關防外寇
孰敢振威稜險固疑天設山河自古憑三川奚所賴雙
劍最堪矜鳥道微通處烟霞鎖百層王仁裕和曰孟陽
曾有語刊在白雲稜李杜常挨託孫劉亦恃憑庸才安
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長天路濃巒蔽幾層又命制秦
中父老望幸賦一首進之今亡其本過白衛嶺大尹韓

昭進詩曰吾王巡狩爲安邊此去秦亭向數千夜照路
岐山店火曉通消息戍瓶烟爲雲巫峽雖神女跨鳳秦
樓是謫仙八駿似龍人似虎何愁飛過大漫天少主和
曰先朝神武力開邊盡斷封疆四五千前望隴山登劒
戟後憑巫峽鎖烽煙軒皇向自親平寇羸政徒勞愛學
仙想到隗宮等勝處正應驚語暮春天王仁裕和曰龍
旆飄飄指極邊到時猶更二三千登高曉踞曉巖石冒
冷朝衝斷續煙自學漢王開土宇不同周穆好神仙秦
民莫遣無恩及大散關東別有天泊至利州已聞東師
下固鎮矣旬日內又聞金牛敗卒塞峽而至其時蜀師
十餘萬自縣漢至于深渡千餘里首尾相繼皆無心禦
敵遣使臣逼促則迴槍刺之曰請喚取龍武軍相戰不
惟勇敢況且偏請衣糧我等揀退不堪何能相殺實無
奈何十月二十九日狼狽而歸於棧閣懸險山溪巖壑
之中連夜繼晷却入成都康延孝與魏王繼踵而入少
主於是樹降東軍未入前王宗弼殺韓昭樞密使宋光
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等王承休握銳兵於
天水兵刃不舉旣知東軍入蜀遂擁麾下之師及婦女
孩幼萬餘口金銀綵帛於西蜀蕃買路歸蜀沿路爲西
蕃擄奪并經溪山凍餓相踐而死迨至蜀存者百餘人

唯與田宗泐等脫身而至魏王使人詰之曰親握銳兵
何得不戰曰憚大王神武不敢當其鋒曰何不早降曰
蓋緣王師不入封郛無門輸欵曰其初入蕃郛幾許人
同行曰萬餘口今存者幾何曰纔及百數魏王曰汝可
償此萬人之命遂盡斬之蜀師不戰坐取亡滅者蓋承
休韓昭之所致也人多不知之北夢瑣言嬖佞韓昭
顧珣潘在迎等爲狎客競授手搔頭令唐師入境過其
報而遊幸師至利州方知將士紛然曰且打杈手搔頭
念周宣帝作歌曰自知身命促把行至梓潼大風發屋
燭夜行遊令宮女連臂踏脚而歌行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衍
至縣谷而唐師入其境唐莊宗招蜀勅朕以蜀郛封疆本是我唐境土爰從兵革遠阻
江山當僞梁篡弑之時致宗廟震驚之難遂滋割據益
屬便安雖行建號之謀乃是從權之道况復蜀主先父
素是本朝舊臣常懷忠孝之心每俟興隆之運惟期恢
復却効傾輸朕以初殄寇讐重興社稷撫諭之恩既廣
爰勤之意常深須務綏和貴諧混一遂令元子兼命宰
臣達安後后之心既協來王之願遐想王師行李已及

彼地城池遠降詔書明行示諭料其素志必契夙心當
符魚水之歡永保山河之誓僞蜀文武官僚等或本朝
舊族或當代英賢或抱節於軍戎或著名于鄉曲久從
睽隔常軫情懷宜知乃睠之恩各勵輸誠之節今以降
勅命誠約諸道兵帥如西川果決歸降行懼遽還唐師
到城不得驚擾但思効順勿致懷疑
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縣谷遣王宗勳宗儼
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詔宗
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于唐師衍自
縣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
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明殿與其羣臣相對涕泣而宗
弼亦自縣谷馳歸登大元門收成都尹韓昭宦者宋光
嗣景潤澄歐陽晃等殺之函首送于繼岌衍卽上表乞

降宗弼遷行于天啟宮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

與觀出降于七里亭

五代史唐同光三年九月十日莊宗下制伐蜀命興聖宮使魏王繼

岌爲都統樞密使郭崇韜爲行營都招討其月十八日

魏王統闕下諸軍發洛陽十一月二十一日魏王至德

陽衍報云比與將校謀歸國僞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

南北院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等四人異謀焚感臣各

已處斬今送納首級是日衍上表曰臣衍先人建久在

坤維受先朝寵澤一開土宇將四十年頃以梁孽興災

洪圖板蕩不可助逆遂乃從權勉徇衆情止王三蜀固

非獲已未有所歸臣輒紹綴基且安生聚臣衍誠惶誠

恐伏惟皇帝陛下嗣堯舜之業陳湯武之師廓定寰區

削平克逆梯航畢集文軌混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

遠聞王師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將千里之封疆盡爲王

土冀萬家之臣妾皆沐皇恩必當與櫬乞降負荆請命

伏惟皇帝陛下迴照臨之造施覆幬之仁別示哀矜以

安反側殫墳塋而獲祀實存沒以知歸臣無任望恩虔

禱之至己酉年十一月一日臣王衍上表其月二十七日

魏王至成都北五里昇仙橋僞百官班于橋下衍乘行

與至素衣白馬牽羊草索繫首面縛銜壁與觀于後魏
王下馬受其壁崇韜釋其縛及燔其觀銜率僞百官東
北舞蹈謝恩禮畢拜魏王崇韜李嚴皆答拜二十八日
王師入成都自起師至入蜀城凡七十五日蜀捧杙
咸康元年九月幸青城山十月銜還成都是月莊宗遣
興聖宮使魏王繼岌樞密使郭崇韜來伐中外皇駭銜
有所私秦州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至是自統精兵入
秦州以巡邊爲名左右切諫皆不聽補闕蒲禹卿上疏
銜不納銜離成都日天地冥晦兵不成列有羣鴉泊于
旗杆上其鳴甚哀次梓潼大風暴起發屋拔木知星者
趙延又言曰此貪狼風千里外必有破軍殺將之凶銜
親禱張惡子廟抽籤得逆天者殃四字不悅次縣谷唐
將李彥琛等圍鳳州刺史王承捷以城降銜乃以王宗
勳宗昱宗儼爲三招討以禦之唐師至三泉諸將皆棄
城寨遁還銜令斷桔柏津梁自縣谷還留王宗弼以兵
固守仍令斬宗勳等三將俄而宗弼亦棄縣谷奔白芬
與三將同謀納款于魏王十一月銜至成都宮人及百
官迎謁于七里亭銜入妓妾中作回紇隊以趨城中知
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旣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銜
及母妻已諸子遷於天啟宮收其璽綬金寶後魏王至德

陽衍報曰比與將校謀歸朝廷爲樞密使宋光嗣景潤
澄宣徽使周輅歐陽晃等異謀焚感各已處斬謀函首
以獻又邀李嚴相見以母妻爲託因上表歸命翌日魏
王至七里亭衍備亡國禮以降魏王入居東內崇韜止
天府十二月魏王斬宗弼宗勳宗儼於東內夷其族宗
弼姓魏名洪夫隸忠武軍隨建有功賜姓名蜀鑑後
唐莊宗同光三年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伐蜀李紹
宗攻蜀威武城克之郭崇韜入散關紹琛攻蜀威武城
指揮使唐彥思等降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
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趨鳳州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
李繼昭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
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今饋
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乃倍道而進王承捷以鳳
興文扶四州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以承捷攝武興
節度使蜀主王衍東遊至利州遣王宗勳等將兵逆戰
李紹琛等戰於三泉大破之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
始信唐兵之來乃以王宗勳等爲三招討將兵三萬人
逆戰兵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他軍安能禦敵紹
琛等克興州與戰三泉大敗之又得糧十五萬斛蜀主
王衍西走斷桔柏津命王宗弼守利州李紹琛趣利州

魏王繼茂至興州宋光祿及諸城鎮皆降蜀武德留後
宋光祿以梓綿劔龍普五州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王
崇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階州刺史王承岳以城降自
餘城鎮皆望風欵附安重霸以秦隴降王承休自文扶
歸成都不勝則大事去矣蜀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
擊之不勝則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
休以爲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使重
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
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
若從開府還朝還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爲公留守
承休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泐自文扶西南還
蜀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
州餘眾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太平寰宇記云
廢扶州在文州曲水縣今爲鎮文州西至扶州鎮番界
一百三十五里舊屬隴西道松州都督松州北至扶州
三百里至吐蕃界五十五里南至茂州三百里高季興
將水軍上峽取施州等遁去夔忠萬三州遣使詣魏王
繼茂降唐之伐蜀也亦命高季興與充招討使季興欲
取三峽畏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至是乘唐兵勢自將

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鑕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
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絙於鑕不能進退矢石交下壞其
戰艦季興輕舟遁去旣而聞北路陷敗夔忠萬三州遣
使詣魏王降同光三年李紹琛入利州修拮柏津梁魏
王繼炭至劔州蜀武信節度使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
五州降李紹琛至綿州倉庫民居已爲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
梁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
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
若俟脩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
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江從
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六千餘人遂入鹿頭關進據
漢州王宗弼遣使勞軍且輸降款魏王繼炭郭崇韜李
紹琛李嚴等至成都蜀主王衍出降自光啟三年丁未入
七十月王宗弼王承休伏誅王建自光啟三年丁未入
閬州至唐同光三年乙酉蜀滅凡三十九年通鑑考
異實錄十月戊寅魏王繼炭至鳳州王承捷以鳳興文
成四州降前一日康延孝李嚴至故鎮威武城唐景思
等降、冊府元龜李嚴同光中爲客省使使於蜀時王
衍專制坤維部曲離心知其必可取使還具奏亡蜀之

狀興師之日必有成功故平蜀之謀始于嚴郭崇韜起
軍之日乃以嚴爲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
兵五千先驅閣道或馳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
在隨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謂李司空先來予
既舉誠納欵衆以衍以甘言將誘而殺之欲不令遽往
嚴聞之喜曰侯魏王至吾兩人大功立矣卽馳騎入益
州衍見嚴于母前以妻母爲託卽日引蜀使歐陽彬迎
謁魏王王氏見聞錄僞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國小院
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懷武自所團捕捉賊盜
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並於王侯聲色妓樂爲
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名各養私名十餘輩或
聚或散人莫能知呼之曰狗至於深坊僻巷馬醫酒保
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
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勲貴家當庖看廢御車執
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是以人懷
恐懼常疑有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懷武殺人不知其
數蜀破之初有與已不相協及積金藏鏹之夫日夜捕
逐入院盡殺之冤枉之聲聞於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
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餘口無少長戮於市北
夢瑣言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爲金吾衛使後主採選

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王乃按劍曰某是先王令與周氏作義男本姓王爲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軍無婦者以女衣襟結之便爲夫妻爾後國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脅後主誅君側韓昭等卽其事也又僞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旣非卜相人號何見鬼蜀之近貴咸神之鬻銀肆有患白癩者傳于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爲嫁聘少環釧釵篋之屬爾能致之乎卽所苦立愈矣癩者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舊功德或供養之具在焉亡者之魂所依故遣爲此崇但去之必瘳也患者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忖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窗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撤去仍修齋懺疾遂痊竟受其環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顯知死期也雖術數通神而名逾分識者知後主政悉此類也王氏見聞錄蜀地無駱駝人不識之蜀將亡王公大人及近貴權幸出入宮省者競執駱駝杖以爲禮自是內外效之其杖長三尺許屈一頭傳以樺皮識者以爲不祥明年北軍至駱駝塞劒棧而來

般輦珍寶填滿
城邑至是方驗
莊宗召衍入洛賜衍詔曰固當列土而

封必不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就

道王衍降表臣聞滄海澄波納百谷朝宗之水皇風扇
物來萬方向化之人蓋由負罪不誅衍冤獲免鄭伯

沐焚棺之惠許男荷解縛之仁得不罷戴穹昃仰祈渥
澤恭惟皇帝陛下承乾起運握鏡開圖發機而上應天

心恤物而下從民欲繼十八祖崇隆之德高步泰階應
一千年挺特之風廣施王道混車書於天下走聲教於

域中而臣僻在遐方遠居蜀郡承先父經營之業爲巴
人主者之司但荒聲馨之迷罔顧危亡之患玉帛旣乖

於正朔苞茅是闕於薦羞殊不知唐德維新元功再造
致王師之遠辱勞雄武以遐臨太陽出而冰雪自消瘴

澤敷而黔黎盡泰臣自知罪戾不敢逭逃命戎士以倒
戈挈壺漿而塞路遂卽昇棺麾下束手馬前向丹闕以

馳魂掩黃沙而聽命豈謂魏王布惠真宰垂仁入臣境
無犯纖毫問臣罪不加一二傳陛下好生之旨開堯天

宥惡之文釋殘生於撲蛾之燈全必死於戲魚之鼎使
肌骨重生於聖日焦枯再沐於天波然則盡節輸誠安

足以贖臣之罪塗肝碎膽不足以報君之恩幸得捧日
傾心歸極向化積懼而鋒銑聚首推忠而丹赤貫心今
則已遠龜城將趨鳳闕雖亡宗國喜歸有道之朝縱別
鄉園幸在太平之化臣以正月二日與母親并姨舅兄
弟骨肉等發離當道奔赴京師攀望聖慈無任瞻天仰
德惶懼戰越死罪之至王衍上魏王繼岌箋衍叩頭
言伏以五帝三皇竟歸於代謝有家乘國孰免其廢興
苟大命之革新願轉禍而爲福衍誠惶誠恐叩頭伏以
衍先人頃以受唐封冊列土坤維自霸一方於茲三紀
乃者因夷門之構逆偶中國以喪君勉副推崇遂開興
業衍謬爲世子獲紹舊基而以幼冲不得負荷尋遇大
唐皇帝中興聖運再造鴻圖輝赫大明照臨下土存修
嘉好仰恃恩明感覆燾於堯天將驅馳於禹貢忽審王
師討伐部內震驚靡敢當鋒幸思歸命伏惟殿下位尊
上嗣德寶元良騰少海之波濤動前星之秀彩親乘象
輅勞履綏關已得萬民之歡心坐怨斯人之死罪今則
完全府庫守過邑居率文武以陳誠與棺槨而納款伏
惟殿下特宏哀鑒保證奏聞亦存諸典型貯在肺腑庶
幾先人之靈猶享血食之祀免支離於眷屬得敬養於
庭闈惟聖君之明慈係殿下之元造衍無任危迫殆越

戰懼激切之至謹差私署檢校司空行尚書率其宗族
兵部侍郎歐陽彬軍使韓知權等奉牋以聞
及僞宰相王鐸張格庾傳素許寂五代史許寂字閑閑祖秘名聞會稽寂少
有山水之好汎覽經史窮三式尤明易象久棲四明山
不干時譽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會昭宗方
與伶人調品箏策事訖方命坐賜果問易義既退寂謂
人曰君淫在聲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遠以
臨照百官百官咸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
矣華請還山寓居於江陵以茹芝絕粒自適其性天祐
末節度使趙匡凝昆季深禮遇之師授保義之道唐末
除諫官不起漢南謂之徵君梁攻襄陽匡凝兄弟棄鎮
奔蜀寂偕行歲餘蜀主王建待以師禮位至蜀相同光
末平蜀與王衍俱從于東授工部尚書致仕卜居於洛
時寂已年高精彩猶健冲漠寡言時蜀語云可恠可恠
人莫知其際清泰三年六月卒時年八十餘子孫位至
省郎同光時以方術著者又有僧誠惠誠惠初於五臺
山出家能修戒律稱通皮骨肉三命人初歸向聲名漸
遠四方供餽不遠千里而至者歛矣自云能役使毒龍
可致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

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
旬畧無徵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誠惠懼而
遁去及卒賜號法雨翰林學士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族
大師塔曰慈雲之塔翰林學士李昊等及諸將佐家族
數千人以東

晁公武讀書記入洛記一卷蜀王仁裕撰
仁裕隨王衍降入洛陽記往返塗中事并

其所著詩句

同光四年四月行至秦川驛莊宗用伶人景進

計遣宦者向延嗣誅其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

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弃吾知其禍不旋踵矣衍

妾劉氏鬢髮如雲而有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氏曰家國

喪亡義不受辱遂就死

蜀構机莊宗下詔慰勞衍曰固
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

辰在上一言不欺衍捧詔忻然曰不失爲安樂公乃率
其宗屬及僞宰相王鎔等及將佐家族上下數千人東
赴洛陽四年三月至鳳翔是時關東危急蜀中未寧莊
宗令宦者向延嗣往中路誅之四月衍至長安延嗣至

與留守張筠誅于秦川驛夷其族時年二十八母徐氏
臨刑呼曰冤哉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弃
吾知爾禍不旋踵矣建自唐光啟三年入蜀父子相承
凡四十年而亡又黃松子曰衍幼無英特之質長於綺
紈富貴之中及元膺被誅次當以輅傑爲嗣而行母專
寵大臣表裏叶謀遂得嗣立襲位之後不能委任忠賢
躬決刑政惟宮苑是務惟宴游是好惟僉巧是近惟聲
色是尚閹宦執政於外母后司晨於內張士喬輩以諛
諂而得罪王宗壽等以鯁忠而見侮旣不早辭厚禮以
睦鄰又不選將練武而守國唐師壓境尙謀宣淫於藩
臣之家而不采光葆之議其滅亡也宜哉然予觀莊宗
之才非司馬文王之比崇韜繼茂庸兒繆將非鍾會鄧
艾之比是時天下郡國十未得五六藩鎮跋扈經畧未
暇雖意在伐蜀亦未有必然之計止於求金帛錦繡以
自足其所欲衍誠能啗之以利結之以好勤勞霸政勇
於爲治尙可延數十年俟眞主應運納土歸命不失爲
寶融而以鄙吝召禍不免面縛及拜裂土之詔忻然自
得以不失爲劉禪屬天未厭亂中外有變非辜殞命可
哀也哉直齋書錄解題前蜀紀事二卷僞蜀學士毛
文錫平珪撰起廣明庚子盡天福甲子凡二十五年文

錫唐太僕卿龜範之子十四登進士第入蜀仕建至判
樞密院隨行入洛而卒 若溪詩話天成初明宗召亡

蜀舊臣賦詩惟中丞牛希濟最佳詩曰滿城文武欲朝

天不覺鄰師犯塞煙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却舊山

川非干將相扶持出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

此幾會歡笑幾潛然鑑戒錄明宗曰希濟不忘君親忠

孝也賜物百段 詩話總龜蜀僧遠國傷蜀詩曰樂極

悲來數有涯歌聲纔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皆鹿

奸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老漫開花兩朝

基業都成夢林木蒼蒼噪暮鴉 聞見後錄李西美帥

成都士人陳甲館於便齋月夜有危髻古衣裳婦人數

輩笑語花圃中有甚麗者誦詩云舊時衣服盡雲霞不

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渾不識只餘古木記宣華小

雨廉纖梅子黃晚雲收盡月侵廊樹陰把酒不成醉何

處無情枉斷腸忽不見今府第故蜀宮豈當時宮女猶

有鬼耶按蜀檇杭宣華故苑名 北夢瑣言嘉州夾江

縣人孫雄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僞蜀主歸命

時內宮宋愈昭將軍數員舊與孫相善亦神其術將赴

洛都咸問將來昇沉孫俛首曰諸官記之此去無災無

福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曰孫雄非聖人耶此際

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諸官咸疑之爾後量其行邁合在咸京左右後主羅僞詔之禍莊宗遇鄴都之變所謂新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又僞蜀王先主時有軍校黃承真就糧於廣漢縣竹縣遇一叟曰鄭山古謂黃曰此國於五行中少金氣有剝金之號曰金楊鬼此年蜀宮大火至甲申乙酉則殺人無數我授汝秘術詣朝堂陳之儻行吾教以禳鎮庶幾滅於殺伐救活之功道家所重延生試於我而取之然三陳此術如不允行則子亦不免蓋洩於陰機也子能從我乎黃亦好奇乃曰苟稟至言死生以之乃齋秘文詣蜀三上不達乃嘔血死其大火與乙酉亡國殺戮之事果驗孫光憲與承真相識竊得窺其秘緯題云黃帝陰符與今陰符不同凡五千言黃云授於鄭叟一畫一點皆以五行屬配通暢疊疊實奇書也然漢代數言生於綿竹妙於識記之學所云鄭叟豈黃宗弼本姓魏名宏夫建錄爲養子建攻顧扶之流乎

彦暉宗弼常以建語泄之彦暉者彦暉敗建待之如初建病且卒宗弼守太師兼中書令判六軍輔政衍已降

宗弼以蜀珍寶奉魏王及郭崇韜求爲西川節度使魏

王曰此我家物也何用獻爲居數日爲崇韜所殺

九國志王

宗弼許州人本姓魏名宏夫以家籍隸忠武軍建討王
仙芝尙君長皆在帳下建取閬中補義勇都十將賜姓
名及入成都改左驍騎都知兵馬使累遷嘉眉二州刺
史建征果州宗弼掠地于飛鳥爲顧彥暉所獲彥暉責
之曰王公見討而君爲大將不能諫止何敢來見宗弼
曰罪固當死但念平昔與相公有素故敢來也彥暉笑
而釋之先是岐將常厚攻梓州彥暉乞援於建建遣宗
弼等援之臨行建謂宗弼曰汝等破賊彥暉必犒汝汝
當報宴俟彥暉至營中則擒之俱來庶免後舉也宗弼
如其約及將報宴而宗弼告之彥暉遂以疾辭故宗弼
以爲言於是厚待宗弼以爲養子及彥暉兵敗建圍之
益急彥暉弟彥瑤有武勇知其城必陷請彥暉聚族沉
飲自裁無爲他人之所魚肉一日城陷彥瑤仗劍入室
宗弼與諸子尙在彥暉顧宗弼曰爾非我子可自求生
也因壞垣而出彥瑤遂刃彥暉與諸子而自刎建入梓
州宗弼束身自歸建待之如故逾年復令將上軍再授

嘉州刺史封鉅鹿郡王天貞軍節度使衍襄位拜官城
內外都指揮使判六軍事封齊王衍將入秦州宗弼曰
唐兵壓境秦州何可去耶又上表切諫衍怒擲之于地
衍次利州唐師已入大散關陷鳳州衍遂遣三招討屯
三泉以拒唐師未戰三招討俱遁走因令宗弼守緜谷
而誅三招討宗弼遂與三招討同送款於魏王乃還成
都斬宋光嗣等函首送與魏王遷衍及母妻于西宮貴
戚納金寶進妓妾救死於宗弼者不可勝計徵有絳誤
者咸遭戮焉盡輦內藏之寶貨歸于其家魏王遣使徵
犒軍錢數千萬宗弼輒斬之魏王甚怒及王師至令其
子承瑋齎衍玩用值百萬獻于魏王并賂郭崇韜請以
己爲西川節度使魏王曰此我家之物也焉用獻來魏
王入城翌日數其不忠之罪并其子斬之於毬塲軍士
取其尸櫛而食之先是蜀有謠言曰我有一點藥其名
爲阿魏賣與十八子至是宗弼背國歸唐果其驗也
青箱雜記衍在蜀時童謠曰我有一帖藥其名爲阿魏
賣與十八子其後衍兄宗弼果賣國歸唐
而弼乃王建養子本姓魏氏此其應也 宗壽許州民
家子也建以同姓錄之爲子宗壽好學工琴弈爲人恬

退喜道家之術事建時爲鎮江軍節度使衍旣立宗壽爲太子太保奉朝請以煉丹養氣自娛衍爲淫亂獨宗壽常切諫之後爲武信軍節度使唐師伐蜀所在迎降魏王常以書招之獨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霑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澠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五代會要唐天成三年七月追封僞蜀王王衍爲順正公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蜀樛机天成三年衍舊臣王宗壽上表乞改葬明宗

下詔追封爲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于長安南三趙村
又蒲禹卿成都人爲補闕衍入秦州禹卿上疏不納從
衍入洛及衍被誅乃慟哭曰蜀人自此重不幸也乃題
詩於驛門而逃不知所終五國故事衍之末年率其
母后等同幸青城至成都上清宮隨駕官人皆衣畫雲
霞道服衍自製甘州曲詞親與官人唱之畫羅裙能結
束稱腰身柳眉桃臉不勝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許淪落
在風塵官人應聲而和之衍之本意以神仙在凡塵耳
後衍降中原官妓多淪落人間始驗其語後朝廷追封爲順正公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能
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所謂
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之所以
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足以當之
則視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也以不見爲

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偃然暴露其形是不神也不

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可以

爲妖矣

北夢瑣言王蜀時夔州大昌鹽井水中往往有龍或白或黃鱗鬣光明攪之不動惟沮沫而已

彼人不以爲異近者秭歸永濟井鹵槽亦有龍蟠者與大昌者無異識者曰龍之爲靈瑞也負圖以昇天乃見於鹵中豈能雲行雨施乎雲安縣漢成宮絕頂有天池深七八丈其中有物如蜥蜴長咫尺五色備具躍于水面象小龍也有高遇者爲刺史請官設醮或浮出或問監官李德符曰是何祥也符曰某自生長於此且未嘗見漢成池中之物高旣無善政諂佛佞神亦已至矣安可定其是非耶夷陵清舍覆水或浮出大水橫塞水面號爲龍巢遂州高棟溪潭每歲龍見錄異記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烟廟數日廟上烟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波騰躍有羣龍出於水上行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驪羊之形大小五十羣相次行鳳入漢江却迴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

皇鳥之遠人者也昔舜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
樂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之時鳳皇適至舜之史
因并記以爲美後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皇
數至或出於庸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
果爲瑞哉錄異記王蜀永平二年得北邙山章宏道所
留瑞文於什邡之仙居山遂出緡錢委漢州
馬步使趙宏約締構觀宇洎剏天尊殿材石宏博功用
甚多是日將架巨梁工巧丁役三百餘人縛木鼓噪震
動遠近忽有異鳥三隻一紅赤色二皆潔白尾如曳練
各長二尺餘棲于梁上隨絙索上下在衆人中畧無驚
怖工人撫翫戲玩之如所馴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
養者梁旣上畢鳥亦飛去
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
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

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鳳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瑞矣若麟者前有治世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元物也污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官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

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
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
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
說乎夫破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
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
代之際又皆萃於蜀齊東野語王建父子之據蜀也天
復六年巨雀見青城山鳳皇見萬
歲縣黃龍見嘉陽江而甘露白雀白鹿龜龍並見於諸
州武成元年騶虞見武定縣禾生廣昌麟見璧州龍五
十見於洵陽水中永平二年劍州木連理文州麟見黃
龍見富義江三年麟見永泰白龍見邛江騶虞見璧山
有三鹿隨之四年麟見昌州通正元年黃龍見秦昌池
瑞物之出殆無虛歲而太丁元膺以叛死大火焚其宮
室兵敗於外政亂於內終之以身死衍立而國亡其爲
瑞徵乃如此耳杜光庭廣成集賀黃雲表臣某伏觀

鴻臚卿趙溫珪奏今月二十三日皇帝駕幸得賢樓看
閱將士皇太子自城南閱馬帳頭迴入城至西時城上
有黃雲兩片伏如華蓋遂巡變爲紫色者臣謹按堯之
誕生常有黃雲垂覆舜之御宇常有黃雲凝空又漢宣
帝幸甘泉宮紫雲入殿宋世祖踐祚紫雲見於端門黃
帝有瑞雲以雲紀官今者德動天休瑞呈雲物華夷共
仰海嶽同歡伏惟陛下體道握符惟天縱聖仁周動植
惠普寰瀛柔遠俗以文明儲兇奴以武畧蓋以中原未
泰品物未寧將申戡靜之機用拯生靈之弊授律則南
摧醜虍鑿門則北掃烟埃鐵軸牙檣水耀龍驤之旅霜
戈雪戟陸陳隼擊之師振動山川奔馳雷電佇聞恢拓
以廓乾坤爰命皇太子訓整六軍申明三令蒙輪挾輶
之士壯氣凌空拔山扛鼎之夫雄心貫日皆堅金石咸
勵忠貞允合天心果昭靈祝輪囷對起蕭索齊凝成金
柯玉葉之奇高浮帝座變紫蓋如葩之狀低接皇城初
呈蔭鼎之姿漸結臨關之色有以見元穹贊祐皇德升
聞越唐堯虞舜之徵超聖祖漢宣之感自此率賓八極
文軌萬方增聖壽於億千固宏基於隆永臣躬深睿獎
叠視殊祥敢謠咏以抒情誠効謳歌而頌聖德詩一首
陳進又賀雅州進白

里百姓李彥韜於楠樹上獲白鵲進獻者五行表瑞見
金運之隆昌百辟同瞻賀王京之貽貺臣聞王者正名
立訓體乎天意勝殘去殺慰此人心則有異木珍禽來
儀朝闕霜毛動色紺趾標奇斂羽呈姿應見徒誇於漢
魏傳聲送喜翺翺顯奉於皇明伏惟陛下瑞冠百王功
超三古協序而風調禹律燭昏而鏡滿軒臺亭毒萬方
再樹乾坤之本照臨下土重懸日月之光鄙炎漢之息
肩邁唐堯之鼓腹人歌歲稔物賴時康况乃萬旅貔貅
千營鎧甲擒兇剪弊撫弱字孤雷掀鉦鼓之行雲黠旌
旗之舉發令而雄豪踴躍申恩而疲瘵昭蘇五星運度
以永休八海承風而寢浪遂至山河效祉禽羽呈祥遠
離海上之巢來對雲中之闕觀其玉龍乍啟雪姿不驚
望聖苑以迴翔對天慈而鼓舞往來瑤室棲泊珠簾認
素羽以難分聽新聲而已熟不是成橋之侶殊非繞樹
之羣旣彰圖雪之容實煥來金之盛佇見干戈載止好
邪屏除蕩疆場之烟烽永歸北極靜寰區之榛梗自我
西方信超魏德之雄更掩漢成之代臣謹獲逢昌運累觀
殊祥輒陳歌頌之詞上浼聖明之鑒臣謹課頌聖德紀
瑞詩一首陳進干瀆見旒無任之至又賀大邑縣鶴
鳴化枯樹再生表臣某伏觀邛州團練使張敬同奏大

邑縣鶴鳴化元一大師郭昭美申當化有柏樹內有七
株枯多年今再生枝葉鬱茂異常州司差人覆驗有實
者仙山表祝嘉樹呈祥符睿德之感通彰神功之茂育
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臣按瑞圖云帝王德及草木
政致昇平則松柏常生木有頑異伏惟陛下應圖啟運
揮紀承天修文化而服遐荒耀武威而平九有恩周草
木惠及蜚蠊窮蕃解解以歸仁猶俗梯山而納賁由是
涵濡異類咸動殊倫雪兔霜禽棲翔接影瑞麟神蔡表
見爲常今者玉洞雲峰靈墟古化當爰漢理平之際乃
大師修道之鄉林麓森疎烟霞翕薈蒼崖薛織凌空之
轍跡猶存翠嶂以重榮吐莢茅而再茂高柯裊翠密葉
朽多年霜雨露以重榮吐莢茅而再茂高柯裊翠密葉
凝陰彼王廙之豫章難偕繁盛雖瀨鄉之仙檜莫繼頑
祥惟七柏之典榮契十年之遐永祥編瑞牒古昔無倫
臣獲奉昌期頻聆嘉瑞敢陳謠詠願播襄瀛謹課頌聖
德七言四韻詩一首陳進再賀以聞又賀太陽台觀
不虧表臣某伏觀司天奏今月一日丁未巳時四刻太
陽合虧於軫宿十一度至未時四刻復圓今測驗不虧
者日華騰景君德齊尊超術歷而不虧彰睿明之通感
伏惟皇帝陛下元陽誕聖二曜均明昇若木於震宮曜

貞輝於乾道體冬曦而流愛九有咸恩比春煦以延慈
三正並照故得大明增彩推策難窺契覆載之殊休越
陰陽之常度祥光彌盛元德動天逾漢日之再中邁堯
輝之合璧書之青史實冠瑤圖臣獲奉昌期叨觀嘉貺
退覩桑榆之景倍傾葵藿之心不任歡躍之至又賀
進神劔詩表臣某言伏覩今日趙匡業所進合州江上
得神劔一口宣示中外者伏以將啟昇平祥符必降欲
清妖孽神劔斯呈助聖明斬斷之功表天地匡扶之力
伏惟陛下功超三五威肅寰瀛仁格幽明道均天地故
得山川林谷吐金燭于層崖風雨雷霆見霜風於萬里
一條秋水初觀出地之姿數尺練光宛耀倚天之勢仍
彰變化顯著神奇昔虞帝得之於水心果吞六合今陛
下獲之於江上仰統萬方刺鐘切玉者詎可比倫斬馬
斷蛇者那堪倚擬臣榮逢昌運獲覩殊祥輒貢詠歌願
揚睿感謹頌七言四韻詩一
首陳進干浼宸嚴無任之至
此雖好爲祥瑞之說者

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原注據前

蜀書運歷圖九國志皆云建以唐大順二年入成都爲
西川節度使天復七年九月建號明年正月改元武成

今以爲定惟舊五代史云龍紀元年入成都天祐五年
建號改元者繆也至後唐同光三年蜀滅則諸書皆同
自大順二年至同光三年凡三十五年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三下